

裸钱

LUO QIAN



财经记者周寂因调查红蓝证券老总杨德康的跳楼事件，而卷入到股市黑幕的调查中。他目睹了一系列证券市场操作的潜规则，发现了一个个股市神话背后，那些持有游资的地产商、证券监管部门的官员与股评家沆瀣一气的事实。在追踪真相的过程中，他爱上了和自己身份背景相差悬殊的大明星——岑冰倩，这个被无数绯闻缠身的女人，让他与青梅竹马并已有肌肤之欢的女友小麦拉开了距离，岑冰倩的凄楚情感和身体依赖，让他情难自控。

周寂的父亲周青山是个老股民，依靠儿子与著名股评家房天晓的关系，得到红蓝股份即将大幅拉升的信息。他的准确预测引起了散户厅的轰动，并引得南方女人秦伊茜对其另眼相看。当周青山满足了秦伊茜的挣钱欲望后，却发现秦伊茜已经不再是当初的股市女散户，而是大明星秦勤的母亲兼经纪人。那个爱跳舞爱唱歌的秦勤已经走进了地产大亨贾微道的世界里，成为潜规则的牺牲品……

上架建议：财经小说

ISBN 978-7-80251-994-7



9 787802 519947 >

定价：32.00元

1. 醉 钱

那不是迷人的酒窝，那是迷钱的，如果没有钱，酒窝里的酒就不醉人了。

北京城什么都不缺，更不缺故事。这是北京人最引以自豪的，也是经常挂在嘴边的，说皇城根下，啥没有？文化有故宫和长城，科技有中关村。故事？谁的故事有权力、金钱和美女一起交织的诱惑吸引人？再说北京那叫文化之都，金钱美女只不过是牙祭。

“首富榜上有几个是北京人？”

“首富榜上的富豪都到北京来挣钱，如果北京人钱包不鼓，他来做什
么？”

“那股市呢？股市上有多少钱？一天就是上千亿，可都在上海和深圳，与北京不沾边。”

“兄弟，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证券市场可是咱北京人弄起来的。”

“老哥，杨百万是北京人吗？”

“杨百万才不过百万，再说他算什么？”

“我说的是杨德康。”

“杨德康怎么了？”

“跳楼了。”

“啊？”

杨德康这一跳，绝对是北京城有影响力的一跳。他的一跳立刻让红蓝股份跳水，当天就是一个跌停。红蓝股份立刻召开董事会，还有很多神秘的电话都打给了董秘毛千千。这些电话无一不是重要角色，没有一个不让毛千千紧张，说的每一句话却都是那么圆滑，好像含意众多又好像什么意思都没有。她只有把每一句话都记住，不敢漏听一个字，又不能多添一个字，就像硬盘，不停地



他气哼哼地刚把十几公斤重的双肩背打好,老爷子就沉着脸回来了,看见他也不说话,气鼓鼓像是谁都欠了他的钱,还不是小数字,都是成千上万,还赖着不还的。周寂说:“爸,今晚我不回家。”

“爱回不回。”

老爷子生气了,周寂立马陪着笑脸,老爷子却不领情,拿起那个搪瓷缸子就喝。搪瓷缸子的茶垢已经很厚,再冲进热水时就飘出茉莉花香。周寂说:“爸,谁又惹你了?”

“谁? 还有谁? 不是你吗?”

“我怎么惹你了?”

“你上个星期给我说的股票,今儿就来个跌停,损失点钱没什么,你让我在人面前丢尽了面子,还财经记者呢!”

“哪只股票呀?”

“红蓝股份,你说你点的那只破股票,还有那个老总,早不跳楼晚不跳楼,非要这几天跳楼,他想死就去死,为什么选跳楼呢?”

“你是说杨百万?”

老爷子哼了一声就喝茶,周寂太了解自己的父亲,这个时候就是天大的喜事也不能让他阴转晴,于是招呼一声就溜了。

周寂出门时还是有些茫然,毕竟头一次做狗仔,还不知道自己要挖掘这个大明星什么,可他真的幸运,刚到阑珊别墅就看到了岑冰倩,看到岑冰倩他的眼睛就直了。

他终于知道狗仔队的动力在哪里了,就在岑冰倩的酒窝里。岑冰倩的酒窝一笑起来就盛满了酒。这是个成熟的女人,已经熟透了,年届二十有八的周寂对女人已经不陌生,也曾经在恋爱时尝过禁果,平日里对女人也有指手画脚的点评,可当看见岑冰倩真人的时候,除了酒他就再也没有别的形容词。

他不是一个词汇贫乏的人,在他的脑子里有着太多的词汇:大盘回落、抄底建仓、W底、M头、箱体理论……更不要说爱恨理论、地狱天堂,可他看见岑冰倩的时候就只想起一个字:酒。

岑冰倩是个能醉人的女人。第一次做狗仔就能盯梢一个能醉人的女人





一挥手就做出了决定，这样的姿势很熟悉，他回忆了好久才发现这个姿势是他以前领导用的姿势。当年领导这个姿势他暗自揣摩好久，还在无人的时候模仿过，却从没用上，今天一用就上手，还真挺有感觉。这之后，他再说起话来就顺溜了，就刹不住了，说得顾侃都直了眼，说得秦伊茜毫不犹豫就下了单。

第二天红蓝股份的调整再一次验证了周青山的伟大英明，秦伊茜甚至拉着他的手跳起舞来。秦伊茜的手很嫩，嫩得让周青山回家就开始修理自己的手，把指甲修了，把老茧剪了，然后从周寂的屋子里拿了大宝 SOD 蜜，在手上开始打磨。涂了一层之后不到片刻工夫就感觉又糙了，就接着涂，他用了半瓶才算了事。手上的功夫做足了，他才想起问周寂关于岑冰倩的故事。

“你关心这个干吗？”

“我不是炒股吗？这红蓝股份的杨百万不就是因为她才跳楼的？”

“不全是，你不就投了 5000 块吗？干吗着急？”

“就是好玩。”

为了老爷子好玩，周寂就给房天晓打电话，房天晓一听就乐了，说：“你让老爷子抛吧，过十几天再买。”

“老爷子抛了，他想问还买什么？”

“你为了讨好老爷子就把我卖了，你要知道这可是掉胳膊的罪。”

为了不掉胳膊，房天晓告诉周寂他很看好红蓝股份，房天晓看好，周寂就看好，周寂看好，周青山也看好。这就是路径，这条路径让周青山眉开眼笑，哼着小曲去逗鸟了。

岑冰倩有关红蓝股份的绯闻并未广受关注，而美琪时尚的地产广告却在各大媒体开始了，包括在《中国大财经》上，也是整版的广告。广告词写得暧昧，说：“玩的是美其名曰，住的是时尚天地。”这句话瞬间就成了年度热语。

马回也是美滋滋说着这句话，见了周寂还问寒问暖，周寂还是忍不住问了红蓝股份的事，马回说：“都过去了，以后要看证券板块，现在的证券板块在几家国营公司上市的情况下已经形成，如何发展可是以后重点探讨的问题，证券公司如何逃避大盘火业绩就火的轮回、如何开辟更好的产品，这些都是我们要跟踪的。周寂，加油！我看好你。”

周寂也看好自己，可他还经常拾起红蓝股份，不知是因为那醉人的酒窝还



顾侃不知什么时候也凑过来，拿起手机就下了单。秦伊茜说：“小顾，你不是说老爷子都是瞎侃吗？怎么也买红蓝股份？”

顾侃嘻嘻一笑，说：“炒股就是赌，中国股市更是一个超级大赌场，看着周老爷子人热心，是个好人，我今天就跟着好人赌一把。”

这种解释得到所有人的一声啐，顾侃却毫不在意，还给周青山买了一瓶水，拉着他到了这个圈子的根据地——大厅靠门的窗户前，说：“老爷子，你为什么看好红蓝股份？那可是一个利空多于利好的股，你是不是有内幕？”

“你不知道？周老爷子的儿子是记者。”

“记者算什么？你看看门口那几位，拎着一公斤长枪的，都是记者，你不去问问他们？”

“那你还听。”

“说实话，我就是闻到了老爷子身上有钱的味道。”

“老爷子身上有钱的味道？”秦伊茜舞台表演般在周青山身上来回嗅着，“我倒是嗅到了老爷子的汗味。”说着就笑了，笑得周青山心里痒痒的。

与岑冰倩的时间合拍,可吃得太慢了,也就凉了。一碗饭吃一个小时总会让服务员笑,这种微笑很具有杀伤力,既是服务又是讥讽,就比四合院里的那句话锋利多了:“先生,您还需要什么吗?”多体贴的服务,周寂每次都在心里喊着家常菜馆为什么就没有这样的温柔?

无论周寂多么讨厌服务员那句话,还是必须享受这种温柔。后来他学乖了,那就是不看服务员,把那一根根“粉丝”在嘴里咂够了滋味儿才慢慢下咽,咽的过程中就如吃着黄连,这样就可以让时间在一根根“粉丝”的下咽过程中慢慢溜走,再偷偷欣赏一下岑冰倩的优雅当小菜。度过这难熬的一节课之后,他只能落荒而逃。

他也逐渐习惯这种落荒而逃,逃着逃着心更慌了,说不清的一种滋味儿让他的心中生涩,到了那里心就不顺滑,总要停滞一下,用点力才能过去,一过去他的心就更慌了。

不过这种涩他很快就习惯了,周寂也是快而立之年的人,思想已经成熟了,差的只是火候。想到年龄时,他忽然发现自己的年龄比岑冰倩大,却是同一个星座,双子座。他的“涩”开始了遐想,可怎么想都不成形,都是零乱无绪。

周寂眼看岑冰倩钻进了出租车,他的慌乱立刻就停止了。当他跟着她来到再熟悉不过的酒吧时,看到的是一个女人正买醉的场面。岑冰倩绝对是买醉,眼神已经迷离,可一看见周寂却笑了,本来安静的酒吧回响起她的笑声,一句“你又来了”,已让周寂的心开始不规则地跳动。

他不敢相信岑冰倩是对自己说话,可这里只有自己站着。他手里的酒瓶停在离嘴不到两寸的地方,嘴角抖了抖,怯懦地指了指自己。他不敢说话,他还没有那种勇气,但当他看到岑冰倩点头的时候,身体就不由自主,像个小学生一样规规矩矩坐下,看一眼她就把脸压在胸前。

这绝对不是跟踪被人发现的警匪片,那样警察会装模作样地走开,周寂走不开,留给他的只有尴尬,脖子瞬间粗了一圈,本来还算得上伶牙俐齿的人开始口吃了。

“对……不……起。”这种磕巴让岑冰倩“扑哧”笑出来,感染得周寂也笑了。

“我知道你不是我的粉丝,不过你吃了不少的‘粉丝’。”

周寂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跟踪原来早就被人发现,他如何讪笑都无法



让他们要好好配合周寂自己就消失了,这让周寂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些人似乎都知道了采访的题目,按部就班,毫不费力,说完了就拿出电子资料,让周寂录音都省了。这些人主要讲的还是证券公司的服务,服务还是表现在对投资者的服务上,尤其信息服务更是重点,不过红蓝证券说的最多的是即将开始的智能化网上交易,这虽然是个老话题,也是成熟的技术,不过红蓝证券拿出了招商银行做比喻就不得不让周寂上心。

听完了这么多人的讲话,周寂都累了,千篇一律的内容,从不同的侧面论述,车轱辘话翻来覆去,听的人打哈欠,说的人也没有神采。那种小心翼翼的样子,生怕自己说错一个字,讲错一句话,让周寂只好把憋在心里的话寄托在贾微道身上。

“贾总,红蓝证券想要与其他国有证券公司竞争靠的是什么呢?”

“服务。”还是服务,周寂都有些烦了,“我们不能与他们在实体上竞争,他们有着太多的优势,仅凭资金这一块我们就不行,更何况他们比我们经营的时间长,营业部数量也多。”

“那我们凭什么呢?”

“招商银行凭借网上与自动交易让四大银行都不得不佩服,我们只好邯郸学步,不管学得像不像,但我们必须要学,不过我们不仅学,还要针对自己的特点,争取让红蓝证券成为中国第一大网上交易的券商。”

“信息部门以后将成为红蓝证券第一大部门,研究与技术分析将成为红蓝证券主要的竞争手段。更名后的红蓝证券将突出信息服务,网上服务与交易将成为大宏达的亮点。”

“杨德康的跳楼对更名后的大宏达还有影响吗?”

周寂还是忍不住提出这个尴尬的问题,让贾微道本就沉着的脸有些冷。

“对不起,如果不好回答就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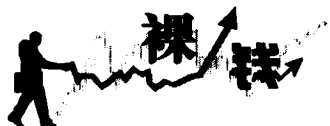
贾微道突然一笑,说:“没什么不好回答的,一切都过去了,现在的红蓝股份和以后的大宏达都与杨德康毫无关系了,你可以看看股权,他的股权早就转到宏达实业的名下。”

“可他的转让是赠与还是购买,如果购买,他的遗产是怎么处理的呢?”

“哼!”贾微道一转身,“你多事了。”

周寂终于问到他最想知道的事情,得到的却是贾微道的冷脸和拒绝,他早





他想从股市与地产上进行突破，可岑冰倩既不懂股市也不懂地产，这种预谋很快就被岑冰倩的微笑击破。“周寂，我还是叫你周寂吧，这样称呼起来不别扭。”周寂很赞同她这样称呼，他也想称呼她“岑冰倩”，最好是“冰倩”，这种心思被岑冰倩察觉了，她笑着说：“你也叫我名字吧，叫小姐听起来还挺别扭。”

改了称呼，其实就把两个人的距离拉近了些，但周寂知道自己与岑冰倩的距离绝对不是一杯咖啡可以拉近的，他与岑冰倩之间的距离可谓天差地别，即使她的美也在拉开这种距离。

小麦也很美，可与岑冰倩的美还是有距离的。如果从五官上看，这种距离只是分毫之间，小麦的皮肤比岑冰倩的结实，但不如岑冰倩细腻；小麦没有酒窝，可小麦的眉眼却是清纯的，就如没有玻璃的窗。岑冰倩这扇上了玻璃的窗虽然通透，多少也有些朦胧，有了深度，在周寂眼里，这种深度不仅仅是藏，还有着故事，有着故事的女人才迷人。

小麦如果是孔雀开屏的话，那岑冰倩就是凤凰还巢，一个是现实，一个是虚幻，这就是距离。

身为北京男人的周寂，在胡同里长大，却没有染上胡同串子的味道。他的沉稳和内敛让他爹都有些得意，学习上不用人操心，生活中也没有出幺蛾子，对人礼貌有加，出言幽默，有些圆滑，圆滑中却还多了一种雅致。这恐怕和他已过世的母亲让他学弹琴画画有关，因为沾染了艺术气息，就让他的一举一动里，透出不自觉的雅。

这样的男人不让人抗拒。但即使这样，周寂还是很自觉地与岑冰倩保持着距离，他很清醒，他知道如果与岑冰倩这样的美女在一起很容易晕头转向。如果晕头转向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这可不是他希望的，他现在最想弄清楚的还是杨德康与红蓝股份，还是在琢磨这样一个有着各种题材的公司老板怎么会说跳楼就跳楼呢？

“中国的证券市场，看一只股票就知道全部了。”这是周寂的导师给他的话，做了六七年的财经记者，如果真能从一只股票窥探到证券市场的全局那就是周寂的幸运。

红蓝股份就是这只股票，而岑冰倩恰恰又是周寂能够认清红蓝股份的唯一人选。



用起来也轻车熟路，他拉着周寂的手，因为不能让周寂用一句“我只是一个粉丝”来了结今天的饭局，他要让周寂感动。

周寂确实感动了，他真没想到贾徵道会对自己这么坦白，这样一个坦白的人会有猫腻吗？

贾徵道要的就是这种感动，他给了周寂一张州府的会员卡，他知道周寂会拒绝，可出门的时候，他还是对州府的经理说：“以后周记者来就是我来。”

贾徵道说出这句话后大大松了一口气，他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关注一个小记者。如果不是因为岑冰倩与杨德康，像周寂这样的记者他是不关心的，不要说时间，表情都浪费不起，不过面对毛铅华他就要笑脸相迎，因为毛铅华这个人他得罪不起，可以说他人主红蓝股份就是因为毛铅华。

如果从职务上讲，毛铅华只不过是一个处级干部，自己大小也是公司董事长，怎么算也是个局级；从相貌上讲，毛铅华只能用风韵犹存来形容，姿色中等，优点就是白。古话说得好，一白遮百丑，可这对贾徵道来讲都不值一提。那些大小明星都争着和他交往，她们既年轻，也能歌善舞，而毛铅华连两步舞都跳得一团糟，但她这个结算中心主任的头衔却是货真价实的。还有毛铅华的顶头上司，尽管不出名，还是个糟老头子，可他却是科技界鼎鼎有名的角色，和他扯上关系的都是大人物，这不得不让贾徵道起敬。其实贾徵道更敬重的是毛铅华手中的资金，她手里过的钱不计其数。

这样的人物，贾徵道本来八竿子打不着，可因为一次酒会上李奇章的介绍，他们却认识了。李奇章说：“哥哥，缺钱不能总是盯着银行，银行的钱是国家的，我的权利是贷款，贷款是要还的。”贾徵道在这方面要听李奇章的意见，毕竟这是他的专业，由此，他才认识了毛铅华。他虚心地请教李奇章，李奇章就得意地说：“国家的钱有一部分不在银行，而是下拨到企业，到了企业是要花的，可花不了怎么办？”

“怎么办？”

“既不能炒股也不能投资，是真正的裸钱，不过可以拆借。”

李奇章的话让贾徵道茅塞顿开，他有一处地产项目正需要启动资金，在李奇章的引荐下，他认识了毛铅华。

毛铅华的一本正经让贾徵道还是吃过苦头，贾徵道与毛铅华年龄相仿，可



贾微道宁愿她不称呼自己小贾：“铅华，可这笔钱在股市里，正是要核钱的时候，抽出来我怎么办？”

“还需要多长时间？”

“再给我半年行吗？铅华。”贾微道尽量把“铅华”叫得亲，可毛铅华一脸冷淡地说：“小贾，半年可以，一天都不能差。”

贾微道心里这个生气，心说如果不是你，我怎么会要你的钱？是你要我入主红蓝股份，现在又来抽水，简直就是六亲不认。当初开口就是1000万，1000万，压死你都够了，还要我这个老爷们儿？

贾微道开始骂李奇章，如果不是当初他出的这种鬼主意，自己怎么会趴在毛铅华的肚皮上？

这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周寂没有这种好事情，他的报告成功了，马回对他的表现很满意，还在大会上表扬了他。其实这些都不是他想要的，现在报社里传的最多的就是周寂成了马回的人，是靠着马回才有了今天的成绩，他成了“吃软饭”的，只不过吃的不是女人的软饭，而是讨好上司得来的荣誉。所以这荣誉并没让周寂开心，他现在必须写出一份有分量的稿子。

再见岑冰倩时，她已经确立了两人间的关系——“知己”，他看着岑冰倩在自己面前流泪、在自己面前微笑还有痛诉，感觉做知己真好。他也开始说自己的故事，从小麦开始，他给岑冰倩讲小麦，一说到小麦，岑冰倩就笑，说：“熟悉得就如床头书一样，每一页都知道内容，却还是不停地翻阅，这就是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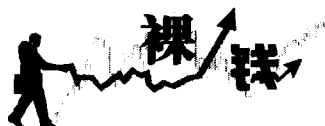
“什么味道？”

“嚼不烂的爱的味道。”

“你有过这种味道？”

周寂这话说出来就后悔了，岑冰倩的爱其实是伤痛的，至少周寂这样认为。作为明星，她无疑是成功的，可作为女人，她跟杨德康之间，是否有爱可能连岑冰倩自己都说不清楚，可跟了李奇章呢？岑冰倩只说他们是好朋友，但周寂也知道“好”字是分开的，就是“女子”朋友，就是可以上床，也可以清淡如水的关系。这样的爱如何嚼不烂？一分钟就拆得七零八落，一分钟就可以说得赤裸裸，不用牙咬就可以出血。

“周寂，没事的，你以后不用在意我的感触，我已经习惯了，我是不配谈爱，



人蜻蜓点水的吻。

两个人都喜欢这种吻，只要一有分歧，就毫不犹豫用上这个武器，沾水即飞，然后就笑，还有了热恋中的调皮。岑冰倩说你的舌头怎么带刺，钩得人家刺痒。周寂说你的牙怎么那么锋利，像是要把人家的舌头切掉。然后就抱着滚成一团，之后红着脸又坐好，接着聊天。

周寂一直到初七的时候，才发现屋子里杨德康的痕迹只剩下那幅油画，他有些得意的同时也有了醋意，这种醋意是逐渐生出来的，就如陈酿一样，不用开瓶就能让人口酸。

岑冰倩还是看出来了，不用他问，就笑着说：“周寂，你再仔细看看，那个背影像不像你？”

过了初七，周寂就没有去阑珊别墅，也没有给岑冰倩说再见。他想安静，心中却仍带着疑问：红蓝股份之所以有今天，杨德康之所以会跳楼，这里面一定有惊人的内幕。从岑冰倩的言语中可以看出，杨德康原本只是一个小有钱的股民，因为被营业部经理看中，又有一个重要人物让他飞黄腾达，这才一步步走过来，这绝对不仅仅就是好运气。可以看出来其实杨德康只是一枚棋子，幕后一定有着更大的背景。可他不愿意从岑冰倩的口中得知，他不愿意伤害她，就如他不愿意亲口给小麦说他与岑冰倩的故事。

让周寂想不到的是，得知让杨德康飞黄腾达的那个神秘人物是谁，竟然是毛千千透露的。

上了班的周寂准备着开市之后的新闻，毛千千竟然找上门来。毛千千跟马回很熟，可她直接就找周寂，这让马回都感觉奇怪。毛千千说：“马总编，这你就知道了，我可是周寂的学姐。”

学姐来了，周寂只能热情招呼，可没等周寂再热情，毛千千的热情就让整个办公室都热了。毛千千平静的相貌不会让办公室热，让办公室热起来的是毛千千的热情，她的热情是矜持、大方的，却让人一看就有些躁动。她的眉毛会说话，说起话来总是上挑，跟着眼睛一起舞蹈。其实毛千千最好看的是嘴，她的嘴小，却灵活，多了江南女子的灵气。都说嘴唇薄的人能说，毛千千对人说话时恰到好处恭维，那种见人下菜碟的好，说到你的心里，说得你心里痒痒的。她跟周寂办公室里的人打了一圈招呼，还都在每个人的工位上停留片刻，说这个人



是男的。她开门时那一脸醋意，腌几筐黄瓜都够了，可眼睛盯着毛铅华的箱子却有了笑意。她把毛铅华让进门就喊老头子，老头子出来也愣了，那种埋怨的神色让毛铅华心里有些不快，可她还是笑着说：“院长，过年好。”

院长老婆端茶出来时眼睛又盯着箱子，她恨不得能长一双透视眼，顺手还在上面摸摸。毛铅华很识相，笑着说：“院长，你总是忙，这么多文件一直不好意思给你签，可实在太急了，只好给你送到家里来。”

“应该的，都是应该的。”

院长夸着毛铅华的能干，眼睛却瞄着老婆，说：“老婆子，把文件给我拿到书房，快去做饭，铅华可是稀客。”

老婆拎着箱子就进了书房，院长严肃地说：“你怎么来家里了？”

毛铅华妩媚一笑，说：“谁叫你不见我，也不想人家是怎么过年的。”

这样的交谈只持续了几分钟，院长老婆就又出来了，一脸的花朵开得像春天，嘴里客气着，就忙着去厨房张罗。毛铅华马上拦住说：“我这就走，不麻烦了，如果院长有时间，我今天想请您吃顿饭。”

“在家吃吧，外面多贵。”

“您客气了，我请您二位是我应该的，怎么能让您再麻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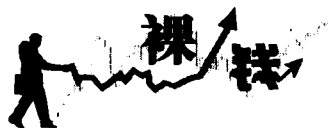
毛铅华说得彬彬有礼，院长老婆倒不好意思了，说：“国权呀，快去吧，你们总是谈工作，我就不去了。”

她都没有来得及送客人就钻进了书房，那里面的诱惑比院长本人大，她的拇指与食指不停地揉搓着，根本就听不见院长的笑里到底有什么内容。

毛铅华必须要让院长满意，不仅是钱的方面。她的招数早就准备好，在院长身上使用的招数与在贾徵道身上施展的招数截然不同，性质也不一样。一个是享受，一个是让对方享受。享受与被享受时她都是小女人，但小女人却有着不同的表现：被人享受时她显得娇中带泼，娇可以让院长知道自己还是男人，泼是让他有小男人的意思。人老了，就想多了，想追求青春活力，如果她总是委婉娇柔，就少了青春年少的莽撞，他需要这种莽撞，让他感觉自己真的年轻了。

满足了院长之后，毛铅华第一个见的就是贾徵道，不过这次她不是往日的娇里柔，而是不耐烦。往日的娇里柔都是既给贾徵道面子又能让自己感觉青春的招数，而今天毛铅华的严肃与不耐烦都是贾徵道最反感的，也是最无奈的。

毛铅华看得出贾徵道的反感，不过她心里有数，她知道如何掌握这个度，



只有 10% 的人赚钱,这样的几率比中彩票多不了多少,可股市的人数还是每年以两位数在增长。”

毛铅华越说越激动,不过她的激动是种表演。她站了起来,挥舞着手继续说:“庄家的手段高明吗?还不是低吸高出,你要是去营业部大厅听听,似乎每个股民都知道庄家的操作手法,甚至还看得出庄家什么时候吸货、什么时候出货,可为什么还是中了庄家的招?”

不等贾微道说话,毛铅华又接着说:“因为赌徒心理。明知道庄家在出货,可看着股票天天涨,心里就痒痒,都想赚钱就出来,可有几个能出来?明明知道是庄家吸货,可看着股票天天往下跌,又有几个能把持得住?还不是照样把股票给你。当把投资当成赌的时候,就看谁的钱多了,你十几个亿,半年还拿不回来几个亿。”

“还有,如果不把股价做上去,业绩做好些,如何实现增发?不增发,你的投入怎么回来?”

“可是如果股价太高对增发也不利。”

“那就要在增发前先赚一笔,然后出货之后再增发。证监会那里我已经跟相关人员沟通过,增发没有问题,批下来就是在七八月份,给你的时间可是不多了。”

贾微道满脸微笑,亲自把毛铅华送到车上。回到办公室的时候,看着他手下的人都愤愤不平,他还是笑着,说:“毛主任是为咱好,她说得有道理。”可心里已经就差把毛铅华的脖子卡住,骂着,却没有一个脏字。在心里骂人时贾微道也不愿意说脏话,他要骂人也要骂得绅士。不就是认识个老头子吗?你说得轻巧,一拉一跌,就把钱赚到手了,如果都是这么简单,我还养这些人做什么?你只认阿拉伯数字,可这些数字是怎么出来的?你知道做曲线,谁不知道做曲线?散户都知道,可你知道曲线怎么做?既要散户相信这是市场规律又要他们死心塌地地相信曲线,这样才是正道,你不按规矩出牌,如果真的有一天散户都不相信曲线了,你做的对倒给谁看?你做的曲线给谁看?就凭那几张所谓的名嘴?简直做梦。他最终还是在心里吐出了一个脏字,不过在心里吐出这个脏字后,也就结束了他对毛铅华的攻击。

毛铅华说得虽然牵强,可却是事实,如果不在增发前赚一笔,就无法还上那笔钱,如果从现在的资金抽出来,下半年增发后该如何操作?地产方面房价

城市感觉。可现如今农民住的地方却成了城里人最中意的,有了别墅这个好名字之后,就有了城市的印记。岑冰倩的车到了山庄门口,对着门卫一鸣笛,周寂被她领到了一幢欧式洋楼前。

岑冰倩今天的穿着让周寂很意外,虽然一身孝是俏,可这种俏里多少带着悲戚,即使她微笑着,那种悲戚还是传染给了周寂。

数月不见并没让两个人隔阂,也没让他们有小别胜新婚的激动。岑冰倩给周寂倒茶的时候,周寂也没说谢谢,就如平常一样看着她。他知道她有话要说,可她真的说出来的时候,周寂还是有些感动,不为自己,是为了杨德康。

“今天是他的祭日,一年了,没有人给他烧纸送花,没有人记着他,我只好以未亡人的身份在这里祭奠他。”

“刚才你给他烧纸了?”

“你看见了?”

“我只是看见路边有纸灰。”

周寂松开了她的手,然后就到了窗前看着路边的花。花是月季,五颜六色地盛开,他看着花,其实是给她空间,她需要空间。他与她就这样沉默着。

直到12点过去,墙上的钟声刚敲响,岑冰倩忽然笑了,然后就迫不及待脱掉了一身的孝,换上一身白衣,从背后搂着周寂,说:“你真懂事。”

这是夸孩子的话,却用在一个成熟男人身上。周寂从小就懂事,当父母拌嘴时,他就自动离开,看他们还吵,就走到父母面前一句话不说,看一眼又离开。麦大林说:“这孩子真懂事,以后会成大事的。”周寂长大了,虽没有成大事,但也没让他们失望,可这懂事从岑冰倩口中说出来,周寂就明白自己做对了。

周寂问:“你爱他?”他没有用“还”,岑冰倩摇摇头。“你不爱他?”岑冰倩还是摇头。

“我们结束了,彻底结束了。”

结束了,彻底结束了,说明在此刻之前都没有结束。

既然结束了,我们就重新翻开一页。

这一页却又是从杨德康开始。

“他似乎还有一个女人。”岑冰倩的声音变得很淡,没有醋意,也没有激动,只像是在说一个故事。“这个女人我从没见过,但我能感觉出来。他偶尔的叹息





会让我知道那声叹息里有别人，还是个让他牵肠挂肚的人，我认为那是个女人。”

周寂感觉她还是激动了。女人对女人是苛刻而锐利的，也是敏感的。即使自己男人的世界里没有女人，她也会假想一个，因为只有有了天敌才会让女人更女人，这样的女人才有斗志。

“他给我买这幢房子的时候，直接写了我的名字，而且都是钱先到我户头上才打到地产公司。他说男人最不能愧对的就是女人，如果对不起女人，男人的男字就少了力量，就不是男人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感动得哭了，可我也知道他一定愧对过女人。”

岑冰倩这种敏感也让周寂敏感：“他倒是个多情的人。”

“他不多情，他的浪漫都是表演的，他的情都在钱上。”

终于又提到钱。

“自从他成了红蓝股份的大股东，他几乎成了一个木偶。”

周寂真想问杨德康是如何成了红蓝股份的大股东的，虽然他知道一些官面上的文字，但还想知道细节，这些细节只有从她或者其他人口中得知。

“其实我对股票一窍不通，听着他自买自卖的时候先还是笑，笑他看着数字笑，岂不是自己玩自己？他说，这叫对倒，倒来倒去就不是数字了，就是钱。我说倒来倒去还不是自己倒自己？他说倒来倒去是要把别人倒进来，自己出去。可他真的出去了，也从楼上掉下来了，他为什么那么不小心？”

周寂没有打扰她，他此时有些窃喜，他终于知道她也开始怀疑杨德康的死因了。这种窃喜很快又被他自己消灭了，消灭他窃喜的是他看着她的眼神，他一看她，他就感觉自己的窃喜太齜齜，这种喜是建立在一种悲戚上，无论这种悲戚是怎样的原因，这种喜都是齜齜的。

“他真的就没有任何亲人？”

岑冰倩摇摇头：“他从没跟我提起过，我也从没听说过，即使他的葬礼上也没有见过。”

“父母？兄弟姊妹？”他没有刺激她说出老婆孩子。

岑冰倩还是摇头。

“不过我感觉他有亲人，从他的叹息中知道他有。”

“既然有，为什么不联系？”

“他有多少钱我不知道,贾徵道对我说他有5个亿,像他这样的人应该是经常露面的,就如我们娱乐圈的人,可他除了死讯,几乎没有在媒体上露过面。”

“难道他怕?”

“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我曾经孜孜不倦地寻找,但一次次失望,我从他的身份证上、从他的过去找,找到头来却是他跳了楼,都没有发现任何端倪。”

周寂很想问她为什么找。

“我也是女人,我不想让我的世界里多一个比我更重要的女人。”女人的敏感胜过计算机,她高速运转的时候可以让无变有,也可以让有变无。岑冰倩与杨德康的关系让她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她所谓的“第三者”,从故事里看,这样的美女必须做“第三者”,这个过程是美女成长必须经历的。她看小说都是这样写的,也看很多明星是这样做的,为什么轮到自己的时候就幸运了?

她不相信这种幸运,她认为自己就是走着这个过程,当她知道也彻底清查了杨德康的历史时,她更敏感了。这种敏感让她开始怀疑自己的幸运,这种怀疑源于杨德康从来不提结婚,更从来不提自己是如何向往两个人的世界,更不提传宗接代这种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必须面对的事情。

他更热衷于自己买进自己的股票,然后再自己卖出,这一买一卖过程中,他手中的股票开始了数值增长,就像手中的太极球,从左手倒到右手,然后又从右手倒回到左手,就在这种对倒的过程中,那太极球越滚越大,最后大得他都拿不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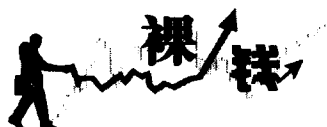
“数字也有重量。”

周寂还想问杨德康是否爱她。

“他爱我却又不爱,”岑冰倩看出他的意思,“当他紧紧搂着我的时候,生怕我离开,可搂紧了的时候却立刻松开,有些要逃脱的意思,然后又紧紧搂住。这种反复的矛盾表现让我更加怀疑他有女人。而且只有母亲、女儿或者最爱的情人才会有这种矛盾。”

岑冰倩发挥着自己的敏感,给自己找着靶子,她宁可在汹涌波涛中死去也不愿意在死水中毫无微澜。她甚至开始羡慕同行们的“第三者”行为,她甚至想到过“偷情”,想要在这种过程中试探他,可她都失败了。杨德康的平静让她在夜不归宿中找不到刺激,更让他在她的“绯闻”中看不到丝毫波澜,她只好继续





接受他“搂紧了再松开，松开再搂紧”的矛盾。

周寂不仅懂事，还听话。能够听别人说话是一种修养，周寂从小就有这种修养。这种修养对于记者来说应该是本能，也正是有了这种听话的本能，才让周寂做记者顺风顺水，要不就浪费了这份“听话”。

岑冰倩说：“周寂，谢谢你，不过从今以后再说他的时候，我就不是以前的岑冰倩了。”

她望着他。“经过了这一年他终于走出我的世界了。”她主动拉着他的手，像个小女人一样，贴着他的胸膛，在炽热的夏天里，跳动那颗烫人的心。

他们开始寻找话题，这样的寻找有些尴尬，最后，他们只是找到了对方的肌体，尤其是嘴唇。

亲吻也许是破解凝固的最好招数。这种“你吸吮我，我吸吮你”的行为让进化了成千上万年的人类始终毫无倦意，就说明它的旺盛生命力，“自我吸吮”有着鲜活的生动，就如左手绕着右手，绕来绕去都是自己的，吃不进别人的口舌，自己奉献的也只是口水。

还有破解这种凝固的招数就是身体的碰撞，这种碰撞必须是进入对方的身体才算破，有了这种破才能解。周寂忽然又笑了，从她的呻吟声中，他知道她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这种声音是崭新的，是他第一次听到，是开始也是结束，他有些兴奋，就开始拼命了。就是这种拼命让他有了独舞的感觉，但她的积极配合让他有了从未有过的激动，他耳鸣了、眼花了，他的世界与时间都错乱了，最后他忽然想到一个词：对倒。